



论西北官话的词调及其与 单字调、连读调的关系^{*}

邢向东 马梦玲

提要 “词调”指西北方言中双音节以上的词语中那些不能从单字调的连读音变推导出来的调子。与词调密切相关的是单字调和连读调,其中单字调、连读调属于语音层面,词调属于词汇、语法层面。词调具有以下 5 个特点:有限性,模式化,声调高/低与音节的长/短、轻/重相协调,首音节统摄,层次早于单字调和连读调。在调查研究实践中,可以采用正向确认法和反向确认法区分词调与连读调。面对单字调简化、连调复杂、词调发达的情况,建议对西北方言的调查步骤作适当调整。

关键词 西北官话 词调 单字调 连读调 关系

邢向东(2004)提出并讨论了晋语、西北方言中的“调位中和”问题。此后吴媛(2008)据此提出“中和调”,并描写了岐山方言的中和调模式。经过多年来对西北方言的调查、观察与思考,现在,我们拟在西北方言的调查研究中提出“词调”的概念,并讨论单字调、连读调、词调的关系。文中将连读调、词调合称时,用“连调、连调式”的概念。

1. “词调”及其与相关概念的关系

1.1 什么是词调

“词调”(lexical tone)从字面上讲,可以理解为一个普通的概念,即“词的声调”,包含各种类型的词的调子。但本文所说的“词调”是一个特定概念,指“西北方言中双音节以上的词语中那些不能从单字调的连读音变推导出来的调子”。提出词调的概念,是为了解决西北方言中一系列有关声调问题的理论难题,降低西北方言中声调调查的难度,考察西北方言中语音、词汇、语法调查中如何处理三者的关系。

1.2 词调与相关概念的关系

与词调密切相关的概念是:单字调;连读调。

单字调(citation tone):指一个字(一个音节,可能是单音词或单音节语素,乃至一个非语素的音节)单独出现时的声调。

连读调(tone sandhi):或称“组合调”。指单字组合起来以后,由于单字调之间的互相影响而读出的调子。它既包括一般所说的“连读变调”,也包括单字调组合以后不发生变化的调

^{*} 项目资助: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西北地区汉语方言地图集》(15ZDB106)。本文曾在第二届中法语言学论坛(武汉湖北大学,2017年10月)上报告,蒙柯理思、齐卡佳、方梅、沈明、唐正大先生进行讨论并提出宝贵意见;夏俐萍、高峰博士看过初稿后,也贡献了很好的意见;韩夏老师协助完成语音实验;匿名审稿人提出了精到的修改意见。作者对以上各位先生表示诚挚的谢意。





子。也就是有变调的,有不变调的,因此叫“连读调”比较符合语言实际。

从所处的语言层次和出发点来看,单字调、连读调都是以字(音节)为单位提出的概念。指的是单字(大多数是独立的词或语素)在单独出现或组合以后所说(读)的调子,是“单字本位”的声调观的体现,如“两字组连读调”,就是指两个字组合以后的连调式。而“词调”则是从词汇、语法的层面上提出的,是以多音节词为单位提出的概念。

关于词调,此前已经有不少相关的说法,如“轻声及不轻的轻声”“词汇语法变调”“连调乙”“零调”“虚化调”“中和调”等。这些概念的提出,都是为了解决单字调、连读调与词调的关系问题。不过,它们绝大部分是以单字进入组合以后的“连读变调”作为基本框架,仍然是在单字的基础上考察它们在连读中、在词和短语中的互相影响及其变化,以及涉及轻声、儿化和其他小称形式的声调变化。总体上还没有脱离以单字调为核心的框架,仍然处于语音层面。同时,它们的具体范围也与本文所说的词调不尽相同。

词调的内涵和范围,与“词汇语法变调”“中和调”最接近,但它的出发点不同。它是以词甚至比词大的单位作为出发点,在词汇、语法层面上考察一部分词的声调问题。描写词调时,要以单字调为基础,但它并不机械地寻找词调与单字调之间的对应关系。词调与连读调之间也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关系,乃至范围的纠葛,但它显然不是指“单字调和单字调组合以后形成的连读变化”,而是在一些词内结构(涉及构词法)、句法结构(涉及句法)比较特殊的词语中形成的,它的基本单位是词语。

词调与轻声及包含轻声的连调模式有关系,包括后者,但又不完全等同于后者。因为在西北方言中,那些“不轻的轻声”是很难用轻声的框架来描写的,而且它所包含的内容大大超出了与北京话的轻声相对应的语音现象。“不轻的轻声”所存在的问题,不仅仅是理论上难以自圆其说,更重要的是,“轻声”(neutral tone)是以读轻声的字为对象的,而包含轻声的词语,整体上已经形成了一些特定的连调模式,这些模式在轻声的框架内难以得到充分的描写。只有突破轻声(字音的弱化)的框架,站在更高的层次上,才能充分地描写和认识这类词语中的连调现象。

“词调”在某种程度上相当于吴语的“广用式”连调(五臺,1986),或中宁话的“连调乙”(李倩,2001)。但它的包容性更强,内涵和外延更清晰,它的层次和出发点也与这两个概念有所不同。

彭泽润(2006)考察了汉语方言中的“词调模式化”问题。这是方言学界第一次使用“词调”一词。彭文指出:“‘词调模式化’是一个词的全部音节、部分音节的声调固定地读成一个高、低或者弱的声调,没有语流语音条件地形成一种高低、强弱模式的语音现象。这个声调被模式化的语素不管它被单独指称或者在其他词中表现的声调是什么,也不管它前后的语音条件是否相同。”(彭泽润,2006:99-100)彭文中讨论的现象,与本文考察的内容有较大的共同点,同时在四个关键问题上,我们与彭文不同:第一,彭文没有给词调下定义,没有确定词调的界限,也没有区分词调与“非词调”,而是举例讨论方言的词调模式化问题。第二,他强调从词的整体出发来观察其中语素的变调,我们表示赞同;但是文中讨论的模式化大部分是局部模式化,即词中某一音节(语素)的声调固化为一个调值,本文则强调观察整个词的调式。第三,他的模式化包括强弱、高低两种类型,而就西北方言来看,词语中音节的强、弱非常复杂,难以用模式化的手段来描写(详见下文)。第四,我们不赞成为了证明“模式化”而强行归并连调式中某一调值的做法。彭文涉及吴语、湘语、晋语、客家话、官话等,本文首先集中精力讨论西北方





言中的词调,以求考察能尽可能地深入一些,理论上的说服力能更强一些。

1.3 词调概念的价值

以前人们倍感西北方言中连调问题的复杂、纠结与调查的困难,语言事实本身的复杂性固然是主要因素,但同时也与我们没有给连调式分层,而是将所有现象放到同一个平面上来描写的处理有关。

有了词调的概念,建立“单字调、连读调→词调”的两层三类调类系统,既有理论价值,又具实践意义。理论上,有利于我们认识和把握西北方言调类系统的本质和复杂性,考察西北方言中复杂的连调式形成的动因及其与语言接触的关系(徐丹,2014)。理解汉语单字(语素)与词、短语的生成关系,深刻认识语音与词汇、语法之间的关系。从方言研究实践看,有利于调查和描写西北方言的声调系统,降低分析西北方言声调问题的复杂程度,有利于进一步考察西北方言中词调逐渐代替字调(包括单字调、连读调)的具体过程。在此基础上,形成一种新的声调研究范式。

2. 词调的范围与特点

2.1 词调同词语的结构

西北方言中的词调,大致涉及双音节词、三音节词、四音节词或短语,与特定的词语及其结构密切相关,所以并不涵盖所有词语。方言中大量复合词的声调,仍然是连读调,而不是词调。其中典型的如动宾结构的复合词,就很少使用词调,陈述式、补充式读词调的也比较少,偏正式、联合式读词调的比较多。从功能和风格上看,读词调的词语,一般是地道的方言词语。

词调的形成基础是特定的构词形式、句法形式和语义。如下面一些词汇、语法成分常读词调。

1) 一些音节与音节、语素与语素之间结合紧密甚至不可分析的双音词,如双音节单纯词:轱辘、蝻蛄、玫瑰、蚂蚁、葡萄。

2) 重叠式(加后缀)名词(AA式、AA儿式、AA子式)、量词(AA式):蛛蛛^①,刀刀,盆盆,双双成双的东西;瓶瓶儿,底底儿,棍棍儿;瓶瓶子,棍棍子;反反子反的,瞎瞎子坏的^②。(一)对对,(一)串串。

3) 状态形容词(多带重叠后缀,ABB式、A格BB式、A忽BB式、A不BB式、A不BC式):红丹丹,白生生,绿莹莹;红格丹丹,白格生生,绿格莹莹;轻忽撩撩,薄忽扇扇;臭不腾腾,水不叭叭;水不拉叭,黄不拉叭。

4) 形容词重叠式(AA式、AA儿式、AABB式):碎碎(的),尪尪(的);高高儿(的),脆脆儿(的);热热闹闹(的),恹恹惶惶(的)。

5) 象声词重叠式(AA式、AAA式、AABB式、A里BC式):喇喇,噎噎;喇喇喇,噎噎噎^③;

① 一般认为“蛛蛛、蝻蛄”等是单纯词,应该叫“叠音词”。本文不区分叠音词与重叠词。

② 西北方言中多有此类“重叠+子”格式的词。

③ 在不同的方言中,象声词重叠式往往读不同的词调,如关中方言“喇喇喇、噎噎噎”一般采取“阴平+阴平+阴平”的词调,同时根据阴平相连的规则变调,与北京话相同,如西安话三叠式象声词的词调是[21+24+21]。陕北神木话则采取“去声+去声+去声”的词调,为[53+53+53]。象声词重叠式的词调也与语用关系密切,如陕北吴堡话:“吴堡话象声词重叠以后有阳平、去声两种声调。不论两叠式还是三叠式,声调不同,它所模拟声音的急促程度也有所差异。当A读阳平时,模拟的声音不太急促,当A读去声时,则模拟的声音比较急促。”(见邢向东、王兆富,2014:331-332)





噉噉噉噉,呢呢嚙嚙,哩哩啦啦;噉里啪啦,噉里噉里,克里马噉。

6) 后字在语法、语义功能上“虚”的词语或短语,如“子”尾词、“儿”尾词、“的”尾词、“着”尾词、“了”尾词等。有些方言有伴随儿尾、儿化的变调,这种变调模式也属于词调。因此,词调不仅有双音节、多音节的,在儿化词中,还可能是单音节的声调。

2.2 词调的特点

1) 有限性:某一方言中的词调是十分有限的,往往是几种固定的调子。如关中岐山话(秦陇片)有4个单字调:阴平 31,阳平 24,上声 53,去声 44。AA 式重叠名词的词调有3种,见表1(引自吴媛,2008:146):

表1 岐山话 AA 式名词词调表

重叠词的单字调	词调	例词
阴平重叠	53+21	珠珠 宿宿麻雀
阳平重叠	31+53	绳绳 盒盒
上声/去声重叠	44+21	铲铲 爪爪/蛋蛋 线线

AA 子式名词的词调与 AA 式密切相关,也有3种,见表2(引自吴媛,2008:147):

表2 岐山话 AA 子式名词词调表

重叠词的单字调	词调	例词
阴平重叠+子	53+21+1	天天子短工
阳平重叠+子	31+44+1	帘帘子小孩围嘴
上声/去声重叠+子	44+21+1	片片子纸屑碎片/罩罩子

2) 模式化:词调是以词语为基本单位形成的,已形成一些固定的模式。以青海贵德河阴镇话 AA 儿式名词为例。河阴镇话有2个单字调:

阴平上 55 东通灯天懂统九草有百拍六麦

阳平去 214 门铜动冻洞罪半去乱毒白盒罚

河阴镇话的“儿”缀自成音节,其 AA 儿式名词以 AA 式重叠名词的词调(共6种:①55+55 珠珠、沫沫、络络;②55+52 包包、角角、桌桌;③21+52 盆盆、盒盒、面面、棍棍;④21+35 馍馍、娃娃;⑤55+35 眼眼、本本、颗颗;⑥55+21 粉粉)为基础,形成了3种词调,模式化程度很高。用高低来表示,是 HHL、HLH、LHL 三种模式。列举如下(阴平、上声单字调合流,连读调、词调有别,故分为两组):

阴平重叠+儿: 55+55+21 杆杆儿 汤汤儿 刀刀儿 摊摊儿

上声重叠+儿: 55+21+35 管管儿 板板儿 眼眼儿 口口儿

阳平去重叠+儿: 21+55+21 苗苗儿 毛毛儿 盘盘儿/盖盖儿 串串儿 罐罐儿

3) 声调高/低与音节的长/短、轻/重相协调:从实验结果看,双音节词调中,HH、HL 型的词,前后音节长短、轻重的差异均不显著;LH、LL 型则后音节显著长于、响于前音节;词调的韵律特征总体上表现为高低、低高搭配,前短后长,前轻后重④。这说明词调是一种音高与音长、

④ 从实验和听感来看,词调不仅仅是词语的高低变化问题,而且同两个以上音节的轻重、长短及其变化模式密切相关,本文集中讨论高低问题,暂不涉及轻重、长短。有关问题将另文详论。此外,连读调与词调在高低、长短、轻重等方面的异同,也需要单独讨论。





音强同时发挥区别性作用的特殊韵律形式,如贵德刘电话(崔)⑤。

4) 首音节统摄:这一特点可以涵盖双音节词、三音节词的词调。比如,双音节词词调的声调曲线甚至调值,往往由首音节的调类与调值决定。这反映了词调与单字调的关系,即词调是在单字调基础上——尤其是首字的单字调基础上形成的。因此,观察和描写词调离不开单字调。如宁夏中宁话的连调乙,实际上就是双音节词的词调,基本上是由首字来决定整个词调的读法。见表3(引自李倩,2001:107):

表3 宁夏中宁话词调表

前字 \ 后字	阴平 44, 阳平 51, 去声 113
阴平 44	44 31 声音 收成 端午 干净 中国
阳平 51	51 31 婆家 油坊 黄米 谋算 粮食(前字古浊平)
	11 53 讲究 斗篷 口子 五号 补药(前字古上声)
去声 113	11 44 下家 骆驼 大腿 大豆 四个(前字中古无尾韵)
	11 35 菜瓜 定钱 背斗 动静 认识(前字中古有尾韵)
	学生 核桃 日本 抹布 六十

不过,这一点是相对的,并不是所有方言的所有词调都表现为首音节统摄。如果是那样,西北方言的词调问题就太简单了。

5) 层次早于单字调和连读调:相对于单字调和连读调,词调往往能够透露早期的调类分合关系,或者反映在早期调类基础上形成的连读调。因此,西北方言中一些单字调已经合流,连读调中也没有区别,但在词调中仍然能够相互区分。所以词调早于现在的连读调。

如宁夏中宁话,单字调只有阴平、阳平、去声3个,词调则反映该方言早期有4个调类(见表3);贵德河阴镇话2个单字调,双音节词调则反映有4个早期调类(见第2点)。换句话说,词调是早期的连读调。

词调早于连读调的情况,可以举两例。一是青海民和川口镇回民话,川口回民话有3个单字调:平声52,上声55,去声13,单字调不分阴阳平。“平声+平声”的连读调只有一个[55+52],也不分阴阳平。但词调则有[55+21]、[52+21]、[21+35]、[21+52]四个调,其中前两个调是阴平作前字的词调,后两个是阳平作前字的词调,在连读调中没有区分的阴平、阳平,在词调中划然有别(详见表5、表6)。再如,甘肃临夏话的清入、次浊入与平声的关系。临夏话有3个单字调:平声13,上声442,去声53,单字调不分阴阳平,古入声字一律归入平声。“平声+平声”的连读调有[13+24]、[44+24]两式(覆盖古平声、入声字);词调则有[44+21]、[21+53]、[13+53]、[44+52]四式,其中读[44+21]调的,前字均来自古清入(铁丝、铁锨)、次浊入(热情),反映了古入声字与平声字合流前的连调模式,层次早于今临夏话的连读调(见表7、表8)。

3. 西北方言中单字调、连读调与词调的关系

3.1 西北方言单字调、连读调、词调的复杂局面

西北方言中,单字调简化的趋势特别明显和强烈,声调数目减少到四个、三个、两个,有学

⑤ 刘电话分为两种口音,内部差异颇大。一种主要分布在上刘屯村一、五、七队,下刘屯三队,是最早来刘屯戍守的四十八家的方言,发音人崔玉录,本文简称“刘电话(崔)”;一种以上刘屯三队为代表,反映后来陆续迁移来的甘肃移民的方言(大致以河州人为主),发音人陶学范,本文简称“刘电话(陶)”。刘电话(崔)的语音实验结果见文末附录。





者甚至举出一个单字调,如甘肃唐汪话(徐丹,2014:99)⑥。近年来的调查发现,甘青一带分布着不少只有两个单字调的方言,如甘肃兰州红古话,永靖红泉话(张建军,2009),洮河下游的三甲集话(莫超、朱富林,2009),笔者2017年调查的青海贵德河阴镇话、刘屯话(崔)。调查中发现,由于单字调的合并和连读调、词调的干扰,不少字难以确定单字调。发音人往往依违于不同的双音节词、多音节词中不同的“字调”之间,颇为纠结,有的发音人在读出单字调之前,总要琢磨一下它所在的双音节词、多音节词,实际上是在寻找单字在词中实现的调子。与此相应的是,单字和单字组合以后的连调变化十分复杂,单字调与连调式之间往往形成多向对应关系,构成一对多(有的方言多至一个单字调在连调中能读出七八个调值)的关系,总结出来的“连调规律”不胜其烦,难得要领。

比如,民和川口镇回民话单字调不分阴阳平,如果将“平声”作为一个整体看它的连调式,仅“平声+平声”就有[55+52]、[55+21]、[52+21]、[21+35]、[21+52]五种连调式,平声在连读中有[55/52/35/21]四种读法,总结规律难度很大。将所有连调式不加区分放到一起,局面就显得非常复杂。川口镇回民话连调情况见表4。

表4 民和川口镇回民话连调表

后字 前字		平声 52		上声 55	去声 13
		阴平	阳平		
平声 52	阴平	①55+52 开窗 ②55+21 医生 ③52+21 渣渣儿	55+52 开门 52+21 今年 蜻蜓	④52+55 浇水 ⑤21+55 经理	⑥52+35 开市 ⑦21+35 公路 52+21 安静
	阳平	55+52 磨刀 21+35 梅花 ⑧21+52 年轻	55+52 抬头 21+35 厨房 盆盆儿	52+55 防火 21+55 长短	52+35 还账 ⑨45+35 流汗 52+21 迟到 房上房顶
上声 55		55+52 打开 55+21 祖宗 走之儿	55+52 打拳 55+21 好人	⑩55+55 打水 52+55 厂长 55+21 处理 桶桶儿	⑪55+35 改造 55+21 板凳 手绢儿
去声 13		55+52 士兵 21+55 旱灾 21+52 被窝儿	55+52 毒蛇 21+55 外行 21+52 拜年 剃头	45+35 跳舞 21+55 爹手 命苦	45+35 上课 55+35 种树 21+55 动作 21+52 面片儿 棍棍儿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复杂局面呢?我们的考察结论是,因为单字调同时对应了语音层面的连读调和词汇、语法层面的词调,其中并不是简单的一对一、一对多的关系,其间的关系难以从单字调与连调式之间互相映射的关系归纳和总结出来。换句话说,面对复杂的词调和连读调,单字调已经应付不过来了。

如果将词调与连读调加以区分,那么,关于单字调、连读调、词调之间关系的描写和说明就会简化许多。如民和川口镇回民话,把表4中的连读调和词调分别析出,就得到表5、表6。

当我们把单字调、连读调、词调分而治之时,就会发现它的连读调、词调其实都相对简单、整齐:11种连调式,连读调占8种(2种与词调共享),词调占5种。

⑥ 徐丹(2014:99、101)指出:“唐汪话回民汉语的单字基本无声调。只有重音调,基本只有两个模式,即中高平降和中低升降,调值约是442和242。”“唐汪回民话平不分阴阳,平上去基本合流。”





表 5 民和川口镇回民话连读调表

前字 \ 后字		平声 52		上声 55	去声 13
		阴平	阳平		
平声 52	阴平	①55+52 开窗	55+52 开门	②52+55 浇水	③52+35 开市
	阳平	55+52 磨刀	55+52 抬头	52+55 防火	52+35 还账 ④45+35 流汗
上声 55		55+52 打开	55+52 打拳	⑤55+55 打水 52+55 厂长	⑥55+35 改造
去声 13		55+52 士兵	55+52 毒蛇 ⑦21+52 拜年 剃头	45+35 跳舞 ⑧21+55 麦手 命苦	55+35 种树 45+35 上课

表 6 民和川口镇回民话词调表

前字 \ 后字		平声 52		上声 55	去声 13
		阴平	阳平		
平声 52	阴平	①55+21 医生 ②52+21 渣渣儿	52+21 今年 蜻蜓	③21+55 经理	52+21 安静 ④21+35 公路
	阳平	21+35 梅花 ③21+52 白天 年轻	21+35 厨房 盆盆儿	21+55 长短	52+21 迟到 房上
上声 55		55+21 祖宗 走之儿	55+21 好人	55+21 处理 桶桶儿	55+21 板凳 手绢儿
去声 13		21+55 旱灾 21+52 被窝儿	21+55 外行⑦		21+55 动作 21+52 面片儿 棍棍儿

总之,联系民和回民话以及贵德河阴镇话、贵德刘屯话(崔)等方言来看,如果在描写声调时,把单字调、连读调、词调区分开来,它们各自的系统都是很有规律的,并不像表面上呈现的那样复杂⑧。

3.2 单字调、连读调与词调的联系与区别

3.2.1 连读调与单字调之间存在比较显性的联系(见表5),同时,连读调可能反映较早的声调层次,有的已经合流的单字调,在连读调中又有所区分。

以甘肃临夏话为例。临夏话有3个单字调,平声13,上声442,去声53。临夏话连读调见表7。

临夏话3个单字调相交叉,共形成6种连读调:[13+24]、[44+24]、[21+53]、[21+24]、[13+53]、[44+53],连读调中出现3个新调值[24](对应平声13)、[44](对应上声442)、[21],是单字调/13/→[24]、/442/→[44]在连读中的变体,[21]调也是平声调/13/的一个变体,只是其调型由升变降了。

⑦ 审稿人问:“以表5表6为例,同样是名词性偏正结构,有的是连读调,如‘毒蛇’,有的是词调,如‘外行’,这种‘介于之间’的现象,有规律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李倩(2001)几乎穷尽式地观察过宁夏中宁话中词语的结构、风格等与“连调乙”的相关性。根据她的考察和笔者对其他西北方言的观察,在偏正式复合词中,地道的方言口语词倾向于读词调,书面语色彩浓的或从普通话引入的词倾向于读连读调。但这只是一种倾向,还没有形成严整的规律。这个问题需要在对方言词汇进行深入调查、获得大样本方言语料以后,作更细致、深入的考察。

⑧ 笔者基本赞同陈保亚、张婷(2018)的观点,认为应当以语素(音节)在连调式中表现出的声调来计算调类的数目,不过同时主张将单字调、连读调、词调分开加以描写。





表 7 临夏话连读调表

前字 \ 后字		平声 13		上声 442	去声 53
		阴平	阳平		
平声 13	阴平	①13+24 搬家 吃亏 落脚 立约 ②44+24 花生 八百 月薪	13+24 刷漆 出血 出纳 44+24 吃食 木楼	③21+53 出丑 烧火	④21+24 吃饭 开会 月亮 立夏
	阳平	13+24 人中 提亲 十天 44+24 读书	13+24 扬场 拔麦 独食 集合	⑤13+53 骑马 白马 石板 十九	21+53 植树 棉裤 21+24 还愿 白菜 实话 学费
上声 442		44+24 赶车 眼睛 古今 水烟	44+24 锁门 口粮 女人 酒瓶	⑥44+53 孔雀 21+53 铲草	44+53 写字 韭菜 板凳 瓦罐
去声 53		44+24 冒烟 费力 放心 看书 44+53 正经 战争	44+24 剃头 放羊 拜年	44+53 上火 半碗	44+53 下蛋 半夜

临夏话的单字调平声不分阴阳,但连读中阴平(含古清平、清入、次浊入)、阳平(含古浊平、全浊入)有相分趋势,如作为前字,在上声前,“阴平+上声”读[21+53],“阳平+上声”读[13+53],前字调值不同,同时,“阳平+去声”有[21+53]调(植树、棉裤),但“阴平+去声”则没有。作为后字,“去声+阴平”有[44+24]、[44+53]两式,“去声+阳平”则只有[44+24]一式。

上声、去声单字调调型一致,调值不同,但连读调有相混的趋势(张建军,2015)。如上声、去声作为前字,后字为平声字时,除了“去声+阴平”的[44+53]之外,其余全部相同;后字为上声、去声字时,除了“上声+上声”的[21+53]之外,其余全部相同。但作为后字,在阴平、阳平后的连调行为不同,上声以读[53]为主,去声以读[24]为主。

连读调中,字与字的结合比较松散,其中的例词都包含动宾结构。尽管临夏话不同声调组合的连读调相同的很多,但连读调的变化与单字调之间还是存在比较明显的对应关系。

3.2.2 词调在语音上的显著特点是大多形成了“高低/低高”搭配模式,同时伴有“重轻/轻重”和“长短/短长”的不同。词调与连读调在词汇、语法层面的区别更为显著。如动宾结构很少读词调,AA式重叠名词、后附“子/儿/的/了”的词一般都会读词调。临夏话的词调见表8:

表 8 临夏话词调表

前字 \ 后字		平声 13		上声 442	去声 53
		阴平	阳平		
平声 13	阴平	①44+21 铁丝 铁锨 ②21+53 腊月 墨汁 根根 盅盅 ③13+53 朱砂 日月 尖尖 圈圈 ④44+53 包包	44+21 热情 21+53 边墙 猪毛 今年	44+21 甘草 风水 牲口 谷雨	21+53 福气 尺寸
	阳平	13+53 良心 学生	13+53 羊毛 绵羊 壶壶 娃娃 21+53 桥桥 台台	13+53 门板 长短	
上声 442		⑤44+24⑨	44+24	44+24 铲铲 桶桶 眼眼 捆捆	
去声 53		44+21 大家 教师	44+21 价钱 算盘	44+21 对手 露水	44+21 笑话 蛋蛋 柜柜 帽帽

⑨ [44+24]属于连读调、词调共享的连调模式。





如表8所示,临夏话双音词只有5种词调,比连读调简单。其复杂性主要体现在平声字与平声字相连构成的词上,其中部分词调反映古入声字与平声字合流前的连调,见上文。

连读调比词调的模式化程度低,如临夏话连读调中,属于连读调的[13+24]、[21+24]、[13+53]、[44+53]四种连调式(见表7),基本是单字调的组合或组合后的变调,而词调的五个连调式中,[44+21]、[44+24]、[21+53]的模式化程度较高,基本上是以首字为统领,形成了高低、低高的搭配模式。有趣的是,从词调的音高曲线变化来看,[44+21]是降调,[44+24]是升降调,[13+53]是升降调,[21+53]是双曲调(西北方言中最普遍的双曲形式),连调调型居然没有重复!

3.2.3 连读调与词调可以共享某些连调模式。如临夏话上声字作前字,构成[44+24]的连调式,这个连调式在连读调和词调中是相同的;而“上声+去声/去声+上声”中[44+53]属于连读调,“阴平+阴平”的[44+53]却只能认定为词调。以上两个调子当属连读调、词调共享的连调式。共享可以分为“同组共享”与“异组共享”两类。

词调可能在某些声调组合中空缺。其原因是某些首字的声调对整个词语缺乏统摄力。具体来看,可能是前字的单字调属“弱势调”或后字过于强势^⑩。如临夏话“阳平+去声”“上声+去声”没有词调,反映去声字比较强势,抗拒中和的力量比较强大,属于我们所说的强势调。贵德河阴镇话“阴平+上声”“阴平+去声”也没有词调,则反映该方言的阴平调是个弱势调,对后字的统摄力较弱(邢向东,2004)。事实上,河阴镇话除了阴平为首字的词语之外,都形成了统一的词调。

3.3 词调、连读调对单字调的影响

西北方言中的词调和连读调,对单字调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不少西北方言单字调之间发生窜调乃至合流,恐怕都与词调有关。

窜调:如关中岐山话,上声(53)、去声(44)单字调不同,但由于“上声和去声在连读中互有交叉,部分去声字在阳平后变读[53],在中和调中,前字上声多变读[44]调,前字去声也有变读[53]调的。因此,上声字和去声字的纠葛颇为复杂,主要表现为本该读去声的字读成上声。在我们的调查结果中,有118个按规律应读去声的字读为上声……这些不合规律的例外字可能反映了共时音变对历时音变的影响。”(引自吴媛,2008:151)

再如临夏话,上声(442)、去声(53)单字调类有别,调值接近。在记音过程中,许多字发音人在上声、去声之间摇摆。张建军用《方言调查字表》调查,最后确认能够区分的上、去声字,上声字窜入去声的有21.85%,反过来,去声(含古全浊上)窜入上声的有6.28%。可见,临夏话正在发生上声、去声合流的过程,演变方向主要是上声窜入去声^⑪。

临夏话上声、去声窜调的原因,一方面可能与单字调调值接近有关;另一方面,当与连读调中,两者用作前字和后字时多数情况下调值相同有关。青海贵德河阴镇、刘电话都有这种情

^⑩ “强势调”指在连读中作前字用时对后字有较强中和力、对组合具有较强统摄力,作后字用时对前字的中和具有较强抗拒力的声调,“弱势调”指作前字用时对后字缺乏中和力、作后字用时容易被中和的声调。强势调、弱势调只能在某一个音系中观察,在词调中体现得比较明显。至于它们与调类、调值的关系,还需更系统地考察。目前可以确定的是,高降调比较强势,低凹调比较弱势。例见正文(参看邢向东,2004)。

^⑪ 2014年,笔者曾经到临夏与张建军专门调查上声、去声的区别以及连调问题。在单字调部分,一开始发音人和我们都比较清醒,能够比较清楚地区分上声、去声,但到了大片读字的阶段,发音人开始糊涂了,尤其不能反复读,一反复就窜调。可是,发音人念词调的时候,却完全不含糊。





况。西北许多方言“买、卖”不分,也是审调的结果(邢向东、张双庆,2011)。

合流:不少西北方言只有2、3个单字调,其实是比较晚期的单字调合流的结果。据徐丹介绍,1985年陈元龙报道的唐汪话还有4个单字调(徐丹,2014)。但是到徐丹调查时,“唐汪话回民汉语的单字基本无声调。只有重音调,基本只有两个模式,即中高平降和中低升降,调值约是442和242。”(引自徐丹,2014:99)可见,西北方言的词调如果继续扩展,其结果可能是越来越多的方言难以调查到单字调。

单字调的合流可能与连读调、词调都有关:如果处于双音节词、多音节词某一位置的不同单字调,调位中和,调值相同,在人们的语言意识中,这些字声调相同的印象会越来越稳固,反过来影响单字调趋同,造成单字调合流。

因此,如果仅仅从今天的单字调出发去寻找它与连调(尤其是词调)的关系,就会发现某个单字调可能有好几种变调,难以总结出规律。

4. 词调的确认及其与连读调的区分

连读调与词调在概念上容易区分,但调查实践中如何辨识呢?由于词调与词语的结构、语义紧密相关,所以,在双音节词范围内确定词调并将它同连读调相区别的时候,可以运用两条方法、三个步骤。

4.1 区分词调与连读调的方法

在双音节词中,区分词调与连读调的要诀在于掌握两端:一是什么类型的词必定采用词调;二是什么类型的词一般不采用词调。根据这两个要点,可以通过如下方法来加以辨识。

1) 正向确认法:用重叠式名词(AA式)、“子/儿/的/着/了”尾词等结构特殊的词(短语)来验证。凡是与这几种特殊格式的连调式相同的调子,一般可以确认为词调。

2) 反向确认法:利用动宾结构的连调式来排除词调。一般情况下,动宾结构的连调式都属于连读调。与动宾结构的连调式相同的调子基本上可以排除出词调。这一方法不能排除例外,但不会出现太多的例外。

介于以上两种情况之间的,就要根据语义、结构、声调相结合的原则,加以辨识。

4.2 区分词调与连读调的具体步骤

步骤一:调查《方言调查字表》前面的“声调”,列出该方言的单字调。

步骤二:调查两字组连调,做一个综合表,将在调查中获得的所有连调式填进去。表中要有词例,表端和表头注明单字调。

这一步骤须注意:如果单字调中存在多数官话方言中独立的单字调已经合流(如西北方言中常见的阴平、阳平合流,阴平、上声合流,阳平、上声合流,上声、去声合流)的情况,可以预先将合流的两个单字调分在两栏(紧挨着)排列。如果列出的连调式表明其连读调、词调也完全一致,再加以合并。

步骤三:利用正向确认、反向确认,判断某一种连调模式可能属于词调还是连读调,分别移入两张不同的表(连读调表、词调表)中。

这一步骤须注意:一般情况下词调由首字的声调统领的情况比较多;重叠式名词和后字为“子/儿/的/着/了”的连调式可能一致,也可能不一致,但都属于词调。反之,动宾结构的连调式一般属于连读调,主谓式、补充式的词也多读连读调。不过要注意区分“同形异构”“同形异类”的情况,前者如民和川口回民话“擀面、扯面”,作动宾短语时读连读调[55+35],作名词时





为偏正式,读词调[55+21]。后者如主谓结构的“心疼”,作动词时读连读调[55+52]调,作形容词表“(姑娘、小孩)好看”时读词调[55+21]。因此,对于从词的结构出发来判断不能一概而论。

步骤四:综合分析移走后剩余的连调模式,并再次分析分别列入上述两个表的连调式,根据其词汇、语法、风格特性等,确定它们应当归于词调还是连读调。

这一步骤须注意以下三点:第一,词调与连读调可能共享某一连调式,应当分别在两个表中填入共享调。第二,词调表可能有空格,这属于正常现象。不要试图将所有空格填满。第三,不论是连读调还是词调,都可能存在一个交点上叠置两种以上的调子,这是西北方言声调的常态。越是语言接触、方言接触复杂的地区,这种情况越普遍。比如,回民汉语比汉民汉语存在较多的连调式叠置的情况。

5. 词调观下西北方言调查模式的改进

如同前人在吴语方言的调查中所经历的,在西北方言调查中,经常会出现一些单字无法归调的情况,这是在单字调简化、词调发达、连调复杂的状况下必然会出现的情形。鉴于这种情况,我们对西北方言中单点方言系统调查的顺序提出一点改进,并在调查实践中进行了实验。主要是改变以往必须记完《方言调查字表》再作系统的连读变调、词汇调查的顺序。具体步骤如下。

步骤一:利用《方言调查字表》调查音系,掌握声母、韵母、单字调的大致情况。并建立声母表、韵母表、单字调表(简表)。

步骤二:记录500—1000个常用单字音。2014年调查民和川口回民话,用《方言调查字表》记单字音,用时整整一周,大约有三、四百个单字调存疑。发音人马老师说,在回民的语言意识中,对于单字的声调的认知是很弱的。我们问一些单字的调值时,只好用下面的办法启发他:“学生问您:‘这个字怎么读?’您怎么回答?”这实在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也只有对当教师的发音人勉强有效。到连调、词汇调查时,发音人已十分疲惫。2017年调查贵德河阴镇话、刘屯话,用《西北地区汉语方言地图集》单字表(500字),用时1—1.5天,为后面的调查腾出了时间。就目前的语保工程实践看,《中国语言资源调查手册·汉语方言》的单字表,可以作为常用字调查的基础。

步骤三:两字组连调调查,并进行连读调、词调的初步分析、归纳。连调调查表应当包括:按照中古调类排列的普通双字组(我们的调查表中每种组合都将动宾结构与其他词语隔开);重叠名词;“子”尾词、“儿”尾词(“儿”化词)、“的”尾词(“的”字短语)、“着”尾词、“了”尾词等^⑫。比如,我们最近在民和、贵德、天水的调查,在两字组连调调查后,都要专门讨论如何在纷乱复杂的连调式中区分连读调和词调,接下来的过程就比较顺利。如果没有这个分析、归纳步骤,三字组连调的调查根本没有办法进行。

步骤四:词汇、语法调查。使用《方言调查词汇表》《方言词语调查条目表》《语法调查研究手册》等调查工具,以及自制的各种针对性较强的语法调查表,详细调查该方言的词汇、语法,

^⑫ 最近的西北方言调查项目中,李蓝先生主持的中国社科院创新工程项目《中国重点方言区域示范性调查研究·甘肃方言调查》、邢向东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西北地区汉语方言地图集》的连调调查表中,都有这几项内容。





同时注意修正、补充词调表。

步骤五:连读调、词调的进一步调查、分析。词调不仅涵盖双字组,而且涵盖该方言常见的三字以上、结构特殊的词汇和句法组合。更深入的调查,应当包含三字组连调调查表,尤其是“AA子、AA儿、ABB、AAB”等格式的名词、形容词等,需根据不同方言的具体情况而定。笔者使用的是根据西北方言的特点改编的《汉语方言连调调查表》,其中包括大量结构特殊的“盆盆、盆盆子、盆盆儿、酒瓶子、酒瓶瓶、瓶瓶酒、红(格)丹丹、恹恹惶惶”等词语。

步骤六:单字音的进一步调查。利用《方言调查字表》,调查所有单字,补充词汇、语法调查中的字,归纳“同音字表”。这一步骤须注意:归纳同音字表时,会遇到只能读轻声的字。建议在字表的声调列表中,加入[轻声]一栏。实在无法纳入某一单字调的,可以在同音字表后单独列一表,将这部分字穷尽列举出来。

以上对调查程序的调整,其核心是将单字的全面调查后移,提升连调式调查的地位。以免出现调查中强行推导单字调的主观做法,更加客观地观察单字调、连读调、词调及其关系。

就目前的实践看,当我们以词调作为语音与词汇、语法相衔接的重要阶段,把词调放到方言语音的重要地位上时,采取上述调查步骤,既有实践上的方便之处,也有理论上的坚实基础。

6. 余论:西北方言词调的一致性

西北方言分属兰银官话、中原官话关中片、秦陇片、陇中片、河州片、南疆片,各方言单字调的调类和调值都存在很大的差异,连读调也千差万别。但有趣的是,当我们聚焦于词调时,却发现这些方言的词调具有相当大的一致性。

下面罗列本文所涉几个方言的双音词词调,见表9。为方便比较,调整了词调的次序。

表9 西北方言双音词词调比较表

方言点	词 调							
岐山(秦陇片)	44+21	31+53			53+21		31+21 ^⑬	
中宁(兰银官话)	44+31	11+53	11+35	11+44	51+31			
临夏(河州片)	44+21	21+53				44+53	44+24	13+53
河阴(秦陇片)	55+21	21+52	21+35			55+52		
刘屯(崔)(河州片)	55+21	21+53	21+24	21+55				
民和(秦陇片)	55+21	21+52	21+35	21+55	52+21			

上述六个方言中,如果不考虑调值的一些细节,词调的前2列完全一致,第3列有4组相同,其后3列同与不同比较参差。从方言出发看,中宁、民和两地的词调完全相同,河阴、岐山、刘屯(崔)也与它们极其相似。我们可以通过更多数据的比较,排列出西北方言词调调型的等级序列。

西北方言中词调的高度一致性,说明词调的存在是客观事实,在双音词以上的词汇、语法结构中,正在形成连读调、词调平分秋色的局面。在一些单字调严重合流的方言中,词调的势力可能还在不断地扩张。

钱曾怡(2000:1)指出:“汉语声调发展的大趋势是单字调的作用逐渐减弱,有的甚至减弱到不起区别性作用。”西北方言的词调及其扩散,正是这一大趋势的反映。

^⑬ 分别引自吴媛、韩宝育(2016:50),吴媛(2008:14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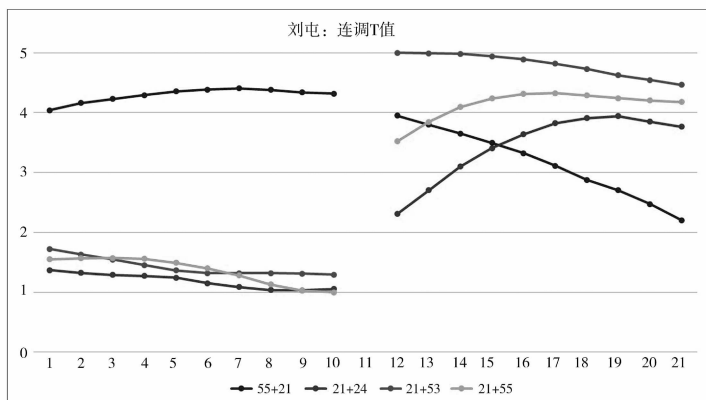
我们同时认为,西北方言的词调的类型和形成,应当从语言接触的角度,从西北汉语与藏语、阿尔泰语系诸语言的历史与现实的接触中寻找根源(邢向东,2004;徐丹,2014)。

附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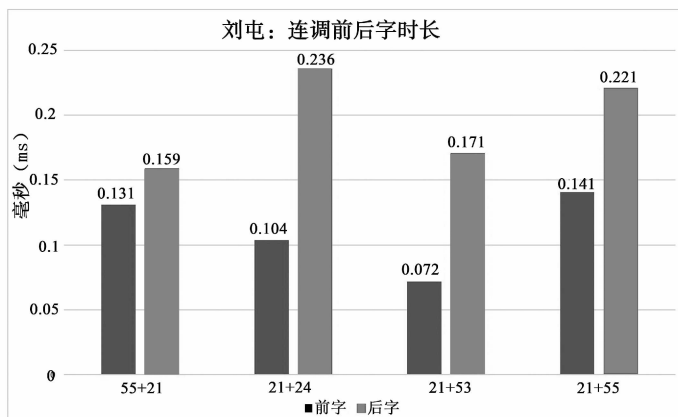
刘电话(崔)有2个单字调,平声13,去声55。平声不分阴阳,上声与平声合流。

刘电话(崔)共有4种双音节词调,①21+24(<阴平/上声+X),②21+55(<阴平/上声/阳平(全部)+X),③55+21(<去声+X),④21+53(<非去声+了)。

(i) 词调调值:刘电话(崔)共有4种词调模式,如下图所示:



(ii) 时长:对刘屯4种词调的前后字时长进行统计,如下图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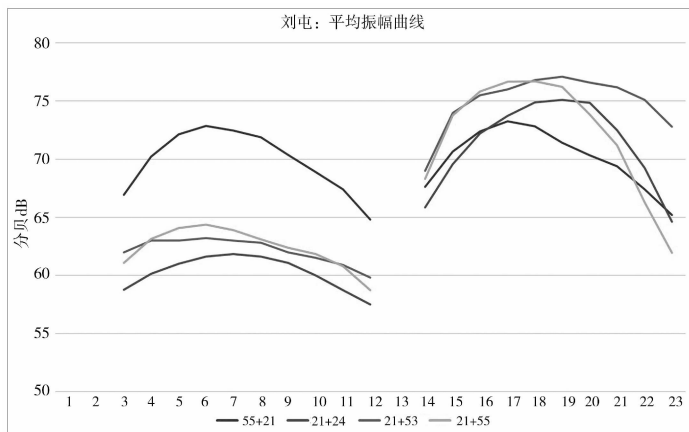


图中明显可以看出后字时长均大于前字。再经过各连调值的前后字配对样本t检验(双尾),可见总体上后字与前字有显著性差异,后字显著长于前字。具体各连调值的检验结果见表10。

表10 刘电话4种词调的时长差异比较表

	55+21	21+24	21+53	21+55	总体
显著性值	0.121	0.000	0.000	0.000	0.000
备注	差异不显著				

(iii) 响度:对刘屯4种词调的前后字平均响度进行统计,如下图所示:



再经过各连调值的前后字配对样本 t 检验(双尾),可见总体上后字与前字有显著性差异,后字响度显著高于前字。见表 11。

表 11 刘屯话 4 种词调的响度差异比较表

	55+21	21+24	21+53	21+55	总体
显著性值	0.875	0.000	0.000	0.000	0.000
备注	差异很不显著				

参考文献

- 陈保亚 张 婷 2018 《对立的充分性和最大对立环境》,《中国语文》第 2 期。
- 李 倩 2001 《中宁方言两字组的两种连调模式》,《语言学论丛》第二十四辑,商务印书馆。
- 刘俐李 1989 《回民乌鲁木齐语言志》,新疆大学出版社。
- 刘俐李 1993 《焉耆汉语方言研究》,新疆大学出版社。
- 马梦玲 赵 君 闵 斌 乔 婕 2016 《贵德县上刘屯话音系记略》,《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 3 期。
- 莫 超 朱富林 2009 《洮河流域汉语方言的语音特点》,《方言》第 3 期。
- 彭泽润 2006 《论“词调模式化”》,《当代语言学》第 2 期。
- 钱曾怡 2000 《从汉语方言看汉语声调的发展》,《语言教学与研究》第 2 期。
- 王洪君 2000 《汉语的韵律词与韵律短语》,《中国语文》第 6 期。
- 吴 媛 2008 《岐山话两字组的连读变调及中和调的模式》,《南开语言学刊》第 2 期。
- 吴 媛 韩宝育 2016 《岐山方言调查研究》,中华书局。
- 五 臺 1986 《关于“连读变调”的再认识》,《语言研究》第 1 期。
- 邢向东 2004 《论西北方言和晋语重轻式语音词的调位中和模式》,《南开语言学刊》第 1 期。
- 邢向东 张双庆 2011 《关中方言例外上声字探究》,《陕西师大学报》第 2 期。
- 邢向东 王兆富 2014 《吴堡方言调查研究》,中华书局。
- 徐 丹 2014 《唐汪话研究》,民族出版社。
- 张洪明 2014 《韵律音系学与汉语韵律研究中的若干问题》,《当代语言学》第 3 期。
- 张建军 2009 《甘肃河州方言语音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张建军 2015 《临夏方言声调不稳定现象初探》,《中国社会科学报》9 月 10 日第 008 版。

邢向东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xingxd@snnu.edu.cn;
马梦玲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zouny@126.com





ZHONGGUO YUWEN

STUDIE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January, 2019

Abstracts of Major Papers in This Issue

ZHAO Tong, Types of sound change in the histo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In the histo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in addition to the two types of sound change supported respectively by the Neogrammarians and the theory of lexical diffusion, i.e., phonetically gradual but lexically abrupt change, and phonetically abrupt but lexically gradual change, two more types are attested, that is, gradual change on both phonetic and lexical level, and abrupt change on both phonetic and lexical level.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of sound changes, it is believed that pure split is usually phonetically gradual while merger is probably phonetically abrupt. Near-merger is probably the transition from phonetically gradual change to merger.

Key Words: histo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sound change, gradual change, abrupt change, split, merger

AKITANI Hiroyuki, NOHARA Masaki, The rounded-vowel hypothesis in Old Chinese and Min dialects

The rounded-vowel hypothesis, first proposed by Sergej Jaxontov (1960), is one of the basic studies on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six-vowel system in Old Chinese. Modern Min dialects still preserve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unrounded vowels and rounded vowels.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words ‘*quán* 泉’, ‘*fǎn* 反/*fàn* 飯’, ‘*fá* 發/*fà* 髮’ and ‘*guò* 過/*guō* 裹, *hé* 禾’ in Min dialects to support the hypothesis and shows that the most archaic phonological stratum of Min dialects possibly dates back to the period as early as the 3rd century BCE.

Key Words: Old Chinese, rounded-vowel hypothesis, Min dialects, phonological stratum

XING Xiangdong, MA Mengling, Lexical tone of Northwest Mandarin and its relation with citation tone and tone sandhi

Lexical tone in this paper refers to the tone which occurs in the words or phrases of two or more syllables, and which cannot be inferred from the sandhi of citation tones in Northwestern Chinese dialects. Lexical tone is closely connected with the citation tone and the tone sandhi; however, the latter two are on the phonological level, while lexical tone is related to morphology and syntax. Five features of lexical tone are illustrated, including that it has limited types, presents fixed forms, exhibits conformity between high/low pitch and long/short or stressed/unstressed syllables, shows initial syllable controlling, and has earlier stratum than its corresponding citation tones and tone sandhi. Two methods are proposed to distinguish the three concepts above. On account of the situation in Northwest





Mandarin where the citation tone is simplified, the tone sandhi is complex and the lexical tone is advanced, it is also suggested that certain adjustment be made to the investigating procedures on the dialect.

Key Words: Northwestern Mandarin, lexical tone, citation tone, tone sandhi

YUAN Dan, The origin and sound change of aspirated fricatives s^h -/ ζ^h - in the Tongjing subgroup of the South-Wan Wu dialect: A case study of the Xinbo dialect

From a typological perspective, aspirated fricative is a rare phonetic type.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 that in the Xinbo (新博) dialect, the special initials deriving from the groups of *cong* (从), *xie* (邪), *cheng* (澄), *chong* (崇), *chan* (禅), *chuan* (船), *qun* (群), *xia* (匣) of middle Chinese are essentially aspirated fricatives s^h -/ ζ^h -. These aspirated fricatives are resulted from the sound change of $*z \rightarrow s^h$ -, and the aspiration should be from the devoicing of the breathy vowel, which is supported by the comparison with the Shanghai dialect. As aspirated fricatives in the Tongjing subgroup are rather unstable, two predictions are given on their further sound change.

Key Words: South-Wan Wu dialect, Tongjing subgroup, aspirated fricatives, experimental analysis

WEN Changyan, The phonetic origin of possessive singular personal pronoun in Hakka

Based on the results of many previous researches,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origin of possessive singular personal pronoun in Hakka dialects, and claims that: a. possessives of singular personal pronouns in Hakka should be outcomes of sound merger; b. except for those in the Liancheng dialect, these possessives were initially formed by merging with the prefix “a-阿” in kinship terms and later developed into general attributives; c. in some dialects, they may have underwent a second or third phase of merger with the particle “*ke* 个(的)”；d. the sound of possessives tends to resemble that of their counterpart in nominative and accusative.

Key Words: Hakka, possessives, origin of sound change, sound merger, “a-”, “*ke* 个(的)”

ZHU Qingxiang, On the counterfactual reading of *yinggai* (应该) \emptyset *de* (的)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construction *yinggai* (‘should’ 应该) \emptyset *de* (PART 的) can have counterfactual reading and non-factual reading when describing specific events, and it may also have factual reading or express long effective obligation which is irrelevant with counterfactuality. Thus the interpretation of *yinggai* \emptyset *de* is dependent on two factors: long-term effectiveness and obligation. Besides, evidence shows that the *de* at the end is better considered to indicate confirmative emphasis rather than counterfactuality or non-futurity.

Key Words: *de* 的, counterfactual, long-term effectiveness, obligation

ZHANG Huili, PAN Haihua, Inflectional rhyme change and the grammaticalization of event structure

In Henan dialects, systematic verb inflection, named as *inflectional rhyme change*, is widely applied for the indication of grammatical meanings. This article investigates the distribution and function of this phenomen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event structure and syntactic structure, and examines the hypothesis that inflectional rhyme change can denote perfective aspect. It is

